

聯
誥

聯話目錄

一.....	一八七——二〇〇
二.....	二〇〇——二二五
三.....	二二五——二三二

滑稽聯話

聯話一

阮文達平蔡牽，得其兵器，鎔爲秦檜夫婦，跪岳廟前。好事者撰聯語，分繫其頸：檜曰：『咳！僕本喪心，有賢妻何至若是；』王氏曰：『啐！婦雖長舌，非老賊不到今朝。』互相埋怨，口吻如生，公謁廟見之，不覺大笑。

前清甲午之役，龔照瑗棄旅順而逃，其罪與衛達三等，後衛被誅，龔運動得法，得久羈獄中。庚子拳匪亂，遂自出獄。和議成，復大加運動脫身南歸。其年六月六日爲其六十壽期，乃預定晏客三日。其邑入張陸先生者，素與龔有隙，第一日忽肅衣冠而入，長揖曰：『六哥今日樂矣，容弟一言乎？』龔曰：『請見教，實願聞之。』張曰：『弟近看新書數本，始知國民乃國家之主體，弟亦國民也。中國土地之存亡，應負一分之責任；請問六哥：前年將弟之旅順送向何處去也？今日能見還乎？』龔大怒狂呼逐客。二日

晨，其門忽有聯云：『稱六太爺，上六旬壽，欣占六月六日良辰，六數適相逢，曾聽得張六先生，大踏步闖進門來，只叫六哥還旅順；坐三年監，陪三次斬，賺得三代三品封典，三生願已足，最可憐達三故友，小錢頭不如咱咱，冤沉三字赴黃泉。』龔憤甚，大索數日不得其人。（小錢頭不如咱咱者，合肥土語，言衛用錢之法不及龔；故卒得禍也。）

成化間太監汪直用事，朝紳諂附之。其巡邊也，所在都御史鎧甲戎裝迎出二三百里，望塵俯伏半跪，一如僕隸。揖讓之禮，一切不行，奔競之甚，良可歎也。當時爲之語云：『都憲叩頭如搗蒜；侍郎曲膝似抽葱。』

京師有市猾某者，本驢馬牙行人，以附黃廳李至巨富。一日堂成讌士大夫，壁間有孔賓，客疑問之，答曰：『手脚眼』也。蓋工匠登降攀附手足處。宋荔裳在座應聲曰：『吾有對矣。衆問之。乃『頭口牙』也。合座大笑。

董文恭相國誥，曹文正相國振鐸，嘉道兩朝名臣也。文恭盛德威望，朝野欽仰。嘉慶十八年天理教匪林清遣賊入禁城爲亂，時上幸熱河，聞變，近臣有以暫行駐蹕之說進

者，文恭力請回鑾，繼以涕泣。而文正在京師於亂定後鎮之以靜，畿甸遂安。時有無名子撰一聯嘲之云。「庸庸碌碌曹相國；哭哭啼啼董太師。」

施可齋曰：予久於閩，閩事甚悉：道光丁亥，富陽周芸皋（凱）官興泉永道，頗有政聲。本係名士才大而不諧俗，其屬廈防同知許原清，以能吏爲上憲所契，每博大奢欺陵之事，多自專不請道。或嘲以對云：『天而旣厭周矣；吾其能與許爭乎！』巧合一時情景。

金牛柯逢時，布政章門，貪墨致鉅富；復以夤緣攝撫篆，政聲愈惡劣，贛人銜之刺骨。尋去，贛人集一聯贈之，顏曰：『伐柯伐柯。』聯曰：『逢君之惡，罪不容於死；時日曷喪，予及女偕亡。』聯首輕輕嵌入逢時二字，天衣無縫，巧不可偶。亦足見柯氏在贛之政蹟，與贛人對柯之感情矣。然柯去贛數月，即泰然坐擁七省膏捐土稅，賄賂公行自若也。嗚呼滿清之所以亡歟！

乾隆初山東徐公士林由藩臬陞巡撫。慈祥豈弟；嘗設晏於滄浪亭，款縉紳先生。勸諭教民節儉。門懸一聯云：『門前對滄浪之水；座上挹先生之風。』堂聯云：『三秋剛

報賽，休辜美景良辰，請先生閑談談，問地方上士習民風，何因何革？五靈可留賓，何用張燈彩，教百姓都看看，想平日間競奢鬥靡，孰是孰非？』是時臬司戴用棒食而且酷，戴係烏程人。一夕無名子貼一聯於臬轅云：『東海重來天有眼，烏奴不去地無皮。』

王楷堂老於曹郎，家計甚窘，宅邊馬棚，門臨大道，自撰一聯，懸於門柱云：『馬骨螻蛄，喫豆，喫麩，兼喫草；車聲歷碌，拉人，拉馬，不拉錢。』過而見者，無不驕然。——梁荏林楹聯續話——

孫柳君言其鄉有一縣令王姓，其名寅，性極貪鄙。有夜題其門一聯者，句云：『王好貨，不論金銀銅鐵；寅屬虎，全需雞犬牛羊。』見者無不驕然。——楹聯續話——

京師有某主事家中失竊，鳴官控追。後經訊出，乃其家丁從內作弊。有其同鄉好事者特製一聯贈之云：『主事何堪爲事主，人家切莫信家人。』——楹聯續話——

有人六赴鄉闈，僅得一副榜。一友嘲之以偶句云：『祁山事業憐諸葛；博浪功名笑子房。』又繆蓮仙（艮）下第自嘲一聯云：『妻子望他龍虎日；功名於我馬牛風。』亦極雋秀。

道君遜位東幸，梁師成以扁舟出淮，李邦彥爲相，都人欲擊之，馳入西府，已失一履。時人語曰：『太傅扁舟東下；丞相隻履西歸。』紀實也。——張氏可書——

翁同龢善書法，喜篆鶴，有鶴飛去不返，翁曾自書賞格，招人代覓，大書『訪鶴』二字，榜於正陽門甕洞。時人善其書，揭之去，三易而三揭之。吳大可喜於帶上言兵事，甲午中東失睦，吳正撫皖，上書萬餘言，歷陳戰之利，且自荐焉。至旅順，大敗而歸。時人曾戲擬聯語以譏之云：『翁同龢，三次訪鶴；吳大可，一味吹牛。』又李鴻章入樞府，時翁同龢領水曹，亦有人戲以聯云：『宰相合肥天下瘦；司農常熟小民荒。』蓋李合肥人，翁常熟人也。

三班院使臣八十餘人，蒞事於外，其罷而在院者，數百人，每歲釀錢飯僧進香，合以祝聖壽，謂之香錢。判院官常利其餘，以爲餐錢。羣牧司領內外坊監使副判官比他司俸入最優，又歲收糞壅錢以充公用。故京師爲之語曰：『三班餐香；羣牧吃糞。』

——歐陽修歸田錄——

道光時烏中丞巡撫浙江，但留意海塘，及考試書院二事。浙人作對譏之曰：『畢生

事業三書院；蓋世功名一海塘。』又烏至某書院，適見院中諸生爭食，烏笑曰：『好一羣老鼠。』未幾瞥見一昏在公案上，書一聯曰：『鼠無大小皆稱老；龜無雌雄總稱烏。』

清光緒戊戌年春，德國皇弟亨利親王到京覲見，值恭親王奕訢薨逝。是年殿試貴州夏同龢以第一甲第一人及第，而協辦大學士軍機大臣常熟翁同龢適奉開缺回籍之旨。翁咸豐丙辰狀元也，好事者爲聯云：『德親王至，恭親王薨，暫活鬼，宜思死鬼；夏同龢來，翁同龢去，願貴人，勿效常人。』又義寧陳寶箴巡撫湖南，其子吏部主事三立佐之，力行新政。宛平徐僞修仁鑄，故善梁康，德其父侍讀學士致靖疏薦。又屢上封事言變法。八月政變，陳徐父子皆被議。或爲聯云：『不孝男陳三立，徐仁鑄，罪孽深重，弗自殞滅，禍延顯考；昧死臣康有爲。梁起超，末學新進，罔識忌諱，干冒宸嚴。』以訃文語對殿試策，尤爲工妙。

弘治中京師有諺云：『東西六部七尙書，一枚黃老；（時有黃冠給尙書俸）南北兩京十學士，五個白丁。』（謂內翰非其人）——山樵暇語——

明舊例翰林學士祇一人，或多三四人。宏治壬戌，劉文靖（健）欲示德，因修會典成，一時升學士者十人。又禮部尚書同時有人謝遷，以禮書居內閣。張昇爲禮部掌印事，元守直以禮書掌通政，賈斌以禮書掌鴻臚，崔志端以禮書掌太常並南京禮書，王宗彝六人崔起神樂觀道士。京師遂有『禮部六尚書，一員黃老』之語。志端疑此語出自翰林，忿極，乃對以『翰林十學士，五個白丁。』蓋倪進賢等五人，成化戊戌萬安以私意選爲庶常，在翰林館課詩文，一出他人手耳。——堅瓠集——

御史職司風紀，中書供奉絲綸，任至隆也。成化戊戌，庶常安徽倪進賢出入萬安之門，安病陰痿，進賢自學善醫，具藥爲洗之，因改御史。又翼聖夫人之姪季通，以門蔭官中書。有同僚友通某，以篋寄存之，甚重，友疑之，命啓視，弗許，強視之，乃舊衣數件，下皆糞壁。友大怒曰：『他日欲誣我耶？』命殿之，通跪請，願自挑其穢土去。時人爲之語曰：『洗陰御史；挑穢中書。』同官爲之喪氣。——堅瓠集——

萬安人內閣，參機務，結諸閣爲內援，進華蓋殿大學士。劉珝以吏部侍郎兼翰林士，入閣預機務，進謹身殿大學士。初商輅之劾汪直也，珝與萬安，劉吉助之。時內閣三

相，安貪狡，吉陰刻，珣稍優。久之，劉吉與珣同授大學士。孝宗即位，委寄愈專。初吉與萬安，劉珣在成化時，帝失德，無所規正，吉銳於營私，爲言路所攻，居內閣十八年，人目爲綿花，以其耐彈也。三朋朋比爲奸，諸尙書默無一語。時有『綿編三閹老；泥塑六尙書』之謠。——明史——

一秀才送廣文節儀，用銀三分，廣文田對曰：『竹笋出牆，一節須高一節；』秀才應曰：『梅花遜雪，三分只是三分。』——雪濤諧史——

徵閣學（魁），與邊學士（繼祖）典試某省，徵因豪放飲酒吸鼻烟，終日不閱一卷，任邊選中。邊本長於文，告徵曰：『理應晚輩任勞耳。』同時褚筠心（廷璋）學士，同國學士（柱）典試浙江，國於文理自以爲優，而不許褚同定一卷，褚與爭，國執曰：『某科邊繼祖亦係一人爲之也。』竟自爲評定，絕不商之褚。時人嘲曰：『真虧邊繼祖；裏住褚廷璋。』蓋北方呼真·徵·虧·魁同音，而國與裏，柱與住，亦一音也。

吳白華侍郎省欽，典試瀏江，大不滿於時望。偶因二經題中漏出數語。輕薄子遂拆其名字嘲之曰：『少目也知文字，却笑題中偏有目；欠金那得功名，請看榜首便挑金。』

『蓋解元乃湯君金釧也。』

永豐茹豹，三山鄭洛書，爲華亭，上海知縣，同時有俊聲，然議論殊不相下。一日同坐察院門側，人報上海秋試罕中式者。豹笑曰：『上海秀才下第，只爲落書。』鄭應聲曰：『華亭百姓當災，皆因業豹。』人咸以爲妙對。——堅瓠集——

清定例敎職一官，凡拔貢，優貢，歲貢，恩貢准其捐納，此外惟廩生轉貢者，亦准以貢生報捐，凡在附生者，不敢思及。後則推至附生亦許授例爲敎職。有輕薄子製爲聯句云：『貢生捐敎，廩生捐敎，附生亦捐敎，儒士功名皆苟不；』用三字經苟不敎語也，此種句本屬不經，久之無以爲對。迨道光辛丑，英夷滋事，羊城失守，廈門亦失守，定海又失守，遂對云：『粵人畏鬼，閩人畏鬼，浙人尤畏鬼，海疆世界盡非其。』則用論語非其鬼耳，亦可謂巧譏矣。

吳縣繆至（嘉穀）于乙未春遊庠，題爲『夫人自稱曰小童。』秋間即登賢書，是科題爲『君子不以言舉人。』好事者贈聯云：『上已以前，猶是夫人自稱曰；重陽之後，居然君子以不言。』

謝金闌（貼）。吳玉綸德定闌（保）。沈雲椒（初）典試，頗不滿於衆口。作對云：『謝金闌抽身便討；吳玉綸倒口就吞。』德定闌人傍呆立；沈雲椒衣裏藏刀。『雙關拆字，巧不可階。』又浙江乾隆丙子鄉試，兩主考一姓莊，一姓鞠；莊公顙頂而鞠公不謹。有人集杜句嘲之云：『莊夢未知何日醒；鞠花從此不須開。』尤極現成。鞠試畢回京，語陳句山太僕云：『杭人真欠通，如何菊可通鞠。』公不答，鞠詰之，公曰：『吾適思月令『鞠有黃華』耳。』鞠大慚，未幾死。人以爲語識云。近有某公分校禮闈，中有用毛詩『佛時仔肩』者，則批云：『佛字係梵語，不可入文內。復有用周易『貞觀』二字，則又批云：『貞觀係漢代年號，不可入文內。』因有爲之對者云：『佛時是西域經文，宣聖悲啼彌勒笑。貞觀係東京年號，唐宗錯愕漢皇驚。』又姚秋農總憲典順天鄉試，有用尙書『率循大卞』者，則批云：『大卞二字，疑天下之誤。』是科蔣秋吟侍御分校有用尙書『不率大憂』者，則批云：『大憂二字不典。』因對云：『蔣徑荒蕪，大憂含冤呼大卞；姚墟榛莽，秋農一笑對秋吟。』語妙絕倫，皆可與『左邱明兩目無珠；趙子龍一身是膽』同作科場語兩也。——梁紹壬兩般秋雨盦隨筆——

童試最：繁縣考府考，除正場外，各覆四試，終之以院試。願考經古算學者，則又各考一場。院試不售，已費數十日之光陰矣。或有仿徐茂宗輓妓藝林聯之句調，以嘲童生者。聯云：『試問數十天磨折，卻苦誰來？如蠟自煎，如蠶自縛，沒奈何學使按臨，曾語人云：我固非枵腹者，不作第二人想也。嗚呼！可以雄矣。憶昔至公堂畔，明遠樓邊，飯夾蒲包，袋攜茶蛋，每遇題牌之下，常勞刻板之磨：昌黎無此文，義之無此字，太白無此詩。縱教運蹇時乖，搶教滾跌，猶妄想完場酒席，得列前茅。況自家點點圈圈，刪刪改改。』對云：『豈圖兩三次籤翻，竟拋儂去，望魚常香，望肉常空，料不定禮房寫字，爰爲官計：彼必有衡文者，詎將後幾牌刷耶？噫嘻！殆其截歟？迄今照壁綠慳，轅門路斷，羞貽婢僕，賀鮮親朋：愁聞更鼓之聲，怕聽報鐘之響，廩生弗能保，書辦弗能求，鎗手弗能殺。或者祖功宗德，尚有留貽，且錄將長案姓名，進觀後效。合有個袍袍套套，項頂靴靴。』

文人出口相戲成對者，自古有之。如『陳亞有心終是惡。蔡襄除口便成哀』是也。近姜淮（東之）訪西涯李公（賓之）曰：『東之訪賓之，賓之，東之。』西涯答云：『回也』

見由也，由也回也。』吾鄉賀解元，諱恩，字其榮。一日陳策過訪。乃曰：『恩中解元，禮合賀其榮也。』賀答云：『策登進士，職當陳嘉謨焉。』策字嘉謨，故云。雖出一時之戲，實佳對也。參政陸公量，再遷職方讞會。賀客時，西涯李公在坐。戲語陸曰：『先生其知幾乎？曷爲又入職方也。』陸即應聲曰：『太史非附熱者，奈何只管翰林邪？』聞者以爲善謔。又他日飲臺陳諸公。酒中出投壺，約以貫中口爲賢。陸公連發皆貫耳。德州張給事（海）舉爵罰之。戲曰：『信是陸兵曹，開手便射帖睦爾。』陸答曰：『好箇張給事，閉口常學磨兜堅。』張公引滿自飲曰：『快哉！此十二字便是一篇爭臣論也。』——山樵暇語——

汪仲嘉謫南康寓僧舍。嘗招郡僚宴集，每侑酒以倡中有楊小玉及李娘者色藝均擅長，理椽主李，房椽主楊，席間每相爭嘲，理椽顧謂房曰：『爾愛其羊，我愛其禮。』坐客哂之。衆求所以爲對者，久之，酒易而弈，廩正卿與汪公對局，廩爭却苦恩不得行，星子沈明府從旁教之：謂如此著去，必勝，廩猶豫不決，汪大笑曰：『我已有對矣。』衆叩之，則曰：旁觀者審，當事者迷。衆大賞，以爲巧極，各滿飲一觴。

同州澄城縣有九龍廟，然只一妃耳，土人偶瀛王之女也。夏縣司馬仲才戲題聯云：

『身既事十主；女亦配九龍。』過客讀之，無不匿笑。嘉靖己未年，水荒沒田。有勞姓號半野爲屯田郎中；時都水郎顧一江，同年也。戲勞曰：『半野屯其田，空勞碌碌。』勞應聲曰：『一江都是水，回顧茫茫。』各切其姓名，聞者絕倒。王方田崇義筆談：

陳香谷先生，晚年重聽，必在旁大聲傳之，方得聞有言。昨聞縣令收得惡少號通天吼者，先生聞得通天吼三字不甚清，再三問不已。時沉聽簞前輩在座，大聲附耳曰：『諸公謂通天吼三字有對矣。』問何對？則又附耳大聲曰：『著地聲』。先輩風趣如此。

陸龜蒙江湖散人傳，茶竈二字，坊本刻茶龜，集韻者不知其語，竟收入四支。何太史義門見之笑曰：『此正好對尿鼈也。』俗以溺器爲尿鼈，太史蓋戲之爾。按今人有酒鼈貯酒，可以茶鼈對之。

定庵厲魁星閣下，上層魁星，中層孔子，下層住客。定庵一日苦一聯於柱曰：『告東魯聖人，有鰥在下；聞西方佛說，非法出精。』見者無不笑。

『鄒孟子，吳孟子，寺人孟子，一男一女，一男不女；孔宣王，齊宣王，司馬宣

王，一君一臣，一不君不臣。』——宋周密齊東野語——

憶某店鋪懸一聯云：『門前買賣，有如飛蚊，隊進隊出；櫃內銀錢，好比匿鼠，越捉越多。』——清梁荏林楹聯四話——

董文恪公未第時，游京師，甚困，偶於薙髮店中書一聯云：『相逢盡是彈冠客，此去應無搔首人。』一日某親王過而見之，大加歎賞，延之入邸。遂以書畫問京師。又相傳有一薙髮店乞聯於狂士者，大書云：『磨厲以須，問天下頭顱幾許；及鋒而試，看老夫手段如何？』數日間，客皆裹足不前，其店頓閉。——梁荏林楹聯續話——

吳江仲子湘秀才，爲壽板舖春聯云：『夢且得官原瑞物；呼之爲壽亦佳名？』溫雅可誦。——梁荏林楹聯續話——

聯話 三

『夫子天尊大士頭上不同；宮妃宦寺官人腰間各別。』——齊東野語——

前清咸豐時，穆章阿爲相，童某者官翰林，爲穆門生。穆喪妻，童以文祭之曰：『

喪我師母，如喪我母』。黠者戲云：『穆妻爲母，則穆相當稱穆考矣』。時陳官俊爲師傳，童亦出其門。陳喪妻，孝子席苦於靈次，童請曰：『天寒世兄且處內，吾爲兄任其勞。』而許乃普者，亦童之師也。許老病隆鍾，童忽曰：『老師夜起須人，門生媳婦善於承應，今夜當令襪被來侍左右。』許未及答，咄嗟間夫人已在門矣。於是同官戲作一額贈之曰：『仰惟穆考』。又署聯云：『昔年入陳，枕苦及塊；昭茲來許，抱衾與綢。』

——畏廬瑣記——

涇縣包慎伯大令世臣，嘗於上大夫稟中，用小柴胡陽四字，以是掛彈章。晚年談鋒更厲，滔滔不竭：或以拄杖指天劃地，人稱爲包大花面。好事者撰聯戲之云：『說話渾如大花面；罷官只爲小柴胡。』

紀曉嵐少時賭博無賴，及冠猶有童心。嘗考列四等，其封翁曾官太守，逐諸於外，屏不與齒。始發奮讀書，卒成大名。其笑癖性成，笑口一開，輒不能止。嘗典春宮試，第一人曰劉玉樹。榜發後謁紀，紀詢寓址，劉以芙蓉庵對。公忽笑不可仰，旋入內第，久之不出。劉無聊而返。心頗惴惴，慮有開罪於公之處。他日轉詢於人，始知公聞劉語

後，即心成一聯云：『劉玉樹小住芙蓉庵。潘金蓮大鬧葡萄架』。大喜過望，遂忍俊不禁也。又紀嘗謂天下之物，無不有對者。一日有客持外套一件，謂曉嵐曰：『三折天青套』。曉嵐應聲曰：『六味地黃丸』。客奇之。曉嵐曰：『此何足奇，即書籍中成語，亦無不可對者』。客曰：『孟子致爲臣而歸』。曉嵐曰：『伯夷非其君不事』。客又舉『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』。曉嵐曰：『有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之』。客歎服。

文達排行第五，幼時於端陽執五綵欲食。嫂戲出對云：『五月五日，五弟手中執五綵』。文達應聲曰：『三更三點，三嫂身上駢三哥』。

文達幼時，曾于冬日戴草帽嬉戲。一南方遊醫，見公儀表非凡，因戲之曰：『穿冬衣，戴夏帽，糊塗春秋』。公應聲曰：『生南方，走北國，混帳東西』。有以『發賣川廣雲貴，各省地道藥材』一對難文達者，文達應聲曰：『「揭被唐宋元明，古今名人字畫」以市招對市招何如？』

吳柳堂先生可讀，當少時頗倜儻不羣，好狎邪遊，不修邊幅。初入都日，遨遊北里中。會試被擯，乃留京候再試，實則戀某妓不忍遽別也。數月後，資漸罄。其座師某公

，勸其出城僦居九天廟，謂地僻遠城市，可一意讀書。柳堂從其言，襆被往。甫三宿，鬱鬱不自得，俄然起曰：「人生實難，何自苦如是。」即日驅車回城，仍宿妓所。久之金盡，妓亦稍稍白眼，漸至衣食不給。鄉人士議資以金而要以仍居九天廟，否則不予金。柳堂無已，乃怏怏許之。都中人士遂呼柳堂爲吳大嫖。初京師鞠部向惟四喜三慶。咸豐中葉四喜漸不振，諸伶謀散去。適余三勝自江南歸，乃悉發囊中金，重新之。好事者爲撰聯云：『余三勝重興四喜班』。而難其對，至是或曰得之矣。則『吳大嫖再住九天廟』也。

有項某自署其門聯云：『一門三學士；四代五尙書。』過客見之，疑近代顯宦中無此姓，意其先世或居是官。因造門而問焉。項對曰：『吾家父子三人，並弟子員，各占杭州仁和錢唐一學；且祖若父，生前曾舉明經，合四代皆習尙書，故曰：一門三學之士，四代有五入習尙（上聲）書耳』。君無讀破句別字也。問者大笑而退。——塗說！

紀文達師府中屢爲庸醫所誤，恨之次骨。適有爲醫家求題扁者，公立書明達堂三字與之。或私詰其說，公曰：不行焉，可謂明也已矣！不行焉，可謂達也已矣！此醫只當

祝其不行，便是無量功德耳。或曰：萬一彼復來求題聯，又將何以應之。公曰：我有撰成五七言兩聯，一係乙轉孟襄陽詩句云：『不明才（作借財字）主棄；多故病人疎』。一係集唐人詩句云：『新鬼煩冤舊鬼哭；他生未卜此生休』。——梁荊林楹聯續話——

楊文公嘗戒其門人曰：『爲文宜避俗語』。既而公因作表云：『伏維陛下，德邁九皇』，門人鄭戩遂請於公曰：『未審何時得賣生菜？』於是公爲之大笑而易之。

寇萊公在中書，與同列戲云：『水底日爲天上日』；未有對，而會楊大年適來白事，因請其對，大年應聲曰：『眼中人是面前人。』一座稱爲的對。——歸田錄——

京師各官住宅，每歲首大門春聯，皆書『聖恩天廣大；文治日光華』二句。翰詹科道，六部九卿皆然。丹徒王夢樓先生獨不用，以已名文治故也。同館者遂戲呼夢樓詰君爲『光華夫人』。——雨村詩話——

道士新喪丈人，請某撰輓聯。某戲擬一聯云：『上達三十六天宮，是丈人幸福；下墮十八層地獄，有小壻超昇』。

端午橋最好爲聯語嘲人。其官工部時，同官有趙有倫者，京師富家兒也，目不識丁

，以其舅張翼之援，入資爲郎，不數年驟得要差，且充會典館纂修。嘗以千金購一妓歸，大婦妒甚，立驅之出。又不得已，賃別舍居之。婦知其謀，乃斬趙自由出門，歸少晏，輒訴諍不已，趙甚苦之。一日與端相遇于署中，端呼與語曰：『菊曾：（趙字）吾昨日偶作一聯一額，君試爲吾評騁之，聯云：『一味逞豪華，原來大力弓長，不僅人誇富有；千金買佳麗，除是明天絃斷，方教我去敦倫。』額曰：『大宋千古』。趙極口稱贊不已。出遇人，猶爲人述之，似自詡其通文者。人匿笑之，弗顧也。靈石何潤夫乃瑩，庚子歲官副憲，以拳匪頭目革職。戊戌八股之復，何所奏也。何本庚辰庶常散館改部籤分工曹。夫人某氏，閨威甚厲，以何失翰林，怒甚，何長跽以謝，乃得釋。旣入工部，贊百金往拜滿尚書某爲師，某嫌其菲也，怒斥之。端爲撰一聯曰：『百兩送朱提，狗尾乞憐，莫怪人嫌分潤少；三年成白頂，（庶吉士七品金頂，改部屬例六品須換白頂。）蛾眉搆疊，翻令我作丈夫難』。額曰：『何苦乃爾。』又『妻爲翠喜乾姑娘；兒是朱綸表弟兄』。亦端所撰也。

端便陽爲人言：余昔督兩江時，恨未使翁延年（號笠漁，湖南人），令山陽縣數日。

叩其故，則言余頃聞一聯云：『銅山縣・山陽縣・陽湖縣，湖南從九・做過四五年知縣；鐵寶臣・寶瑞臣・瑞鼎臣・鼎足而立，都是一二品大臣』。上聯即指翁令也。下聯字字的對，以鐵對銅；尤爲巧合。惟翁實未令山陽，故余引以爲恨耳。

湖南有陳海鵬者，積軍功爲總兵，然不之官，仍在本鄉帶兵數營。其人渾渾而好談詩，又好結交當世名公巨卿，及一時名士。家居常燕客，湖南鵬瘦，陳屯軍新河，飼鵬頗肥，或戲爲句曰：『欲吃新河鵬，須交陳海鵬』。陳嘗作詩示王益吾祭酒，中有『玲瓏五雲起』句，王頗贊其典麗。陳退告人曰：『誰謂王君博雅，我直抄長恨歌全句，伊尙不知』。聞其言者，莫不失笑。又陳嘗拜何方伯樞，時盛暑，何請升冠。陳謂係盛禮，謙不敢當。何固請，陳乃兩手端然將冠捧下曰：『今日我班門弄斧矣。』。于是湘人相嘲，凡脫帽輒謂之班門弄斧。後陳之孫，亦稍有祖風，有戲改前聯者曰：『欲吃新河鵬子；須交陳海鵬孫。』榮慶前長學部時，左丞爲喬樹柵，右丞爲孟慶榮。（號黻臣）有人撰一聯云：『堯子併吞雙御史；黻翁倒挂老中堂。』雙御史，高枬。高樹。皆川人，故曰併吞。榮慶爲協辦大學士，孟名慶榮，故曰倒挂中堂也。又內閣中書有名吳望者

，見堂官寶中堂亦名鑒，（即文靖）因改已名爲均金以媚之。後其婿某，得內閣中書。有人撰聯云：『女婿頭銜新內閣；丈人腰斬老中堂。』兩以老中堂爲諱，而亮子一聯，尤爲穿插入妙。

王琪。張亢，同在南京宴元獻幕下。張體肥大，王以太牢目之，王瘦小，張以獼猴目之。一日水網至八百里村，水淺當剝，張往督之。王曰：『所謂八百里駁也，』張曰：『未若三千年精矣。』元獻爲之啓齒。

顧臨學士，魁偉好談兵，人戲謂之將軍，一日偕同館友，遊景德寺，至鼓樓前叢木下，鼓正鳴，遇大雨；友請顧緩行作伴候雨，良久顧戲其友林希：『林密中，淋淋學士』；林曰『鼓嚮時，僱顧將軍。』衆大噱，以爲的對。

鄭仁圃曰：閩縣義嶼鄉，正月燈聯最盛，每以諺語相嘲戲。有戶族某，調停某事，衆疑其受私。某力辨其無。適賽神作燈聯，某即以吾鄉諺語解嘲焉。其聯曰：『燭問燈云：靠汝遮光作門面；鼓對鑼曰：虧儂空腹受拳頭。』——梁荊林楹聯續話——

字義固有可得而解者，如一而大謂之天，是誠妙矣。然不可強通者亦多：世傳東坡

嘗問荆公：何以謂之波字？對曰：『水之皮也。』坡曰：『然則滑者水之骨乎？』荆公默然。——鶴林玉露——

東坡以荆公字說皆湊字爲義，因戲之曰：『以竹編馬曰篤，以竹編犬，有何可笑。』荆公亦無以對。向謂『波爲水之皮，滑爲水之骨，』須尋一對，今可以『竹編馬曰篤；竹編犬曰笑』作對矣。而兩事均用坡公，尤妙。後荆公與坡公即以字說不睦。

——高齋漫錄——

東坡居惠廣，守月餽酒六帝，吏嘗跌而亡之。坡撰十四字謝之云：『不謂青州六從事，翻成烏有一先生。』——後山詩話——

有三女而通於一人者，色美而才，事發到官。出一對云：『三女爲姦，二女皆從長女起。』一女對云：『五人張傘，四人全仗大人遮，』官薄懲之。——堅瓠集——

端方督兩江政策，外假籠絡手段，以要時譽，而內實行其金錢主義。當時都人士或竟爲其所濫，猶未能深窺端之爲人也。有好事者曾撰一聯云：『賣差，賣缺，賣釐金，端人不若是也；』（以一事例之，許星壁一知府得綜理財政局差，許成恩知己，會端移

節北洋，許特餽端白金二萬以報之，美其名曰驥敬。然許卒以中飽敗。）對句云：買書，買畫，買古董，方子何其多乎？『嵌端方二字甚巧。據此可想見其搜刮民財之一斑矣。

王荊公之次子名雱，爲太常寺太祝。素有心疾，娶同郡龐氏女爲妻，逾年生一子，雱以貌不類已，百計欲殺之，竟以慄死。又與其妻日相鬭鬩。荊公知其子失心，其婦無罪，欲離異之，則恐其誤被惡聲。遂與擇婿而嫁之。是時有工部員外侯叔獻者，荊公之門人也，取魏氏女爲妻，少悍，叔獻死，而帷簿不肅。荊公奏逐魏氏婦歸本家。京師有諺語曰：『王太祝生前嫁婦；侯工部死後休妻。』——魏泰東軒筆錄——

諫議大夫程師孟，嘗請於介甫曰：『公文章命世，師孟幸生公同時，願得公爲墓誌，惟公許之。』介甫問先正何官？師孟曰：『乃求己墓誌也，師孟恐不得常侍左右，欲豫求俟死而刻之耳。』介甫笑許之。王雱死，有習學檢正張安國被髮藉草哭於柩前曰：『公不幸未有子，今聞夫人有娠，安國願死，轉爲公嗣』尤奇。人爲之對語云：『程師孟生望速死；張安國死願託生。』——涑水記聞——

蜀人朱之惠，起家保舉，善逢迎，工聚斂，一攫得鄂省膏捐差，即大肆虎狼手段，

苛政酷法，層出不窮；於膏捐外假籌餉名義，添門面及烟，酒，糖各稅，鄂人苦之。有幕賓某與之積不相能，朱死，某以一聯輓之曰：『門面有稅，膏捐有稅，煙酒糖有稅，畫策無遺，求也可使之富；左右曰賢，國人曰賢，諸大夫皆曰賢，蓋棺定論，今之所謂良臣。』可謂謹而虐矣。

武士方圭好作惡詩。慶歷初，宋丞相（庠）守揚州，會圭過其地，飲之，即席談詩，嘲啻可厭。宋公惡聞之，顧野外有牛繫樹下，拽樹將倒，因謂坐客胡恢曰：『老牛恃力狂挨樹』以何爲對；恢曉公意，便對云：『怪鳥啼聲不避人。』公大笑。——臨漢隱居詩話——

陳喬與張似之子秋晚並遊聖武湖，時羣鷗游泛，似子曰：『似一軸內本瀟湘圖』。陳喬顧卒吏云：『此白色水禽，可作脯食否？』僉笑曰：『張似子半莖風毛；陳喬男一堆牛屎。』喬自是得白鷗脯之名。——清異錄——

有嘲癩痢頭聯者，句云：永夜無聊，同向西窗剪蠟（癩）良宵獨坐好從東閣燃藜（痢）荆公作相日，當生朝，光祿卿鞏甲以大籠貯雀一百二十頭詣客次，開籠叩頭祝曰：

『顧相公一百二十歲』時又有邊塞之主，妻病而其夫虞候割股以獻，欲爲之代死，天下駭笑，時人爲之語曰：『虞候爲縣君割股代死；光祿向丞相叩頭放生。』——何氏語林——

劉士亨（泰）詩人也。有問其姓字者，每答曰：『夏少卿之好友，』更不自言其姓，同時有沈循與都憲錢越有親屬，人詢其名，每曰：『錢員外是我外兄。』『有好事爲之語曰：『沈循只說錢員外；劉泰常稱夏少卿。』吁借譽於人，已爲可耻，況出自己口耶。

——七修類藁——

黃仲戀（彬）觀察云，椒蘭某家有喜慶事，須設帳房，屋不多，以書房爲之。一日出對云：『書房改作帳房，出入銀錢須檢點。』一內眷過而見之，隨口答云：『東院跑到西院，往來醬醋要調和，』蓋譏主人有之姬爭夕也。聞者爲之粲然。

有一續姓人，多娛聽爲蜀，反覆辨論，知爲續字。遂有一友嘲之曰：『尊姓原來貂不足。』蓋以狗尾椰揄之也，無以爲對，久之，始問知其名爲立人。一友曰：余得之矣；『大名倒轉家而啼』。

永嘉余德鄰宗文，與弟道士碧窗弈，余屢北，欲報之。有地仙丹者，國手也，余暗

招之至，宿其家。招岳云：某有僕，亦嗜棋，欲試數着，敢請。岳曰：可。連敗數局，不知所措。余自內以片紙書十字嘲之曰：『可憐道士碧；不識地仙丹』岳笑曰：吾固知其不凡。——山房隨筆——

余游歷之地，不過七八省，每見古碑石刻，及匾額楹帖之類，其最佳者，輒爲手記，而最可笑者，亦不能忘也。如酒店匾額曰：『二兩居』。楹帖曰：『劉伶問道誰家好，李白同言此處高。』河南永城睢州一帶又有酒店一聯云：『入座三杯醉者也，出門一拱歪之乎』？已足供噴飯矣。而南陽夏鎮各處家家門上有一聯云：『五湖天馬將；四海地龍軍』。竟不知作何語。尤可笑者，湖北武昌府城隍廟大殿上有金書大匾四字曰：『不其然而』。又山東濟南府省城有酒店，曰：『者者居。』余不解。一日在孫淵如觀察席上談及此條，有土人在座答曰：此出之論語。余問曰：論語何章？曰：『近者悅遠者來也。』一時爲之絕倒。——錢泳履園叢話——

有某某留學生，識字無多，致書與何秋輦中丞，輦字誤作輦字，究字誤作究字。秋輦作一聯嘲之云：『輦輩並車，夫夫竟作非非想，究究同蓋，九九難將八八除』。真巧

不可階。有唐某者，留學生而得翰林者也。致何書稱何爲秋輩老伯；又其中草菅人命，作爲草菅人命秋。輦因作聯云：『輦輩同車，夫夫竟作非非想；管管爲官，箇箇多存草草心。』可謂工絕。京中有人將前記一聯改數字者，聯云：『輦輩同車，人知其非矣，究究並蓋，君其忘八乎。』則謔而近虐矣。

清侍郎郭嵩燾，湘人也。曾奉命使英，任滿回國，拜廣東巡撫之命。醉心歐化，首創變法自強之議，朝士頗誚讓之。某集成語作聯以贈之曰：『行僞而堅，言僞而辯，不容於堯舜之世；未能事人，焉能事鬼，何必去父母之邦。』蓋其時頑固者如故也。未幾郭以劾官去，歸於湘，主講岳麓書院，不孚衆望，士論多反對之。一日以萬物皆備於我矣命題。有論題一篇，附榜以出，大致謂諸生於題旨看得太泛，能以我字作孟子現身說法，較爲清切有味。好事者以『萬物皆備孟子：一竅不通郭先生』十四字懸於榜之左右。閱者爲之絕倒。

工部郎官有街道廳一差，出則二黑鞭前引，而一隸肩獨板在後。汪郎中（璫）以聯贈其僚友云：『雙鞭前導，宛然兩股蝦蟇；』對曰：『獨板後隨，好似一條狗尾。』或云

：恨之者，竟以二語榜其門。

王山人伯穀，工撰句，其屬對尤妙。句云：『山上杜鵑花作鳥；墓前翁仲石爲人。』有輕薄子效其體嘲之云：『身上楊梅瘡作果；眼中蘿蔔鬚爲花。』聞者絕倒。蓋王偶患惡瘡，而一目又生瘰癧，故云。

吳原墅面麻而多鬚，蒨田王玉峰口歪而牙豹。二人同部。王戲云：『麻臉鬚鬚，羊肚石倒栽蒲草。』吳應云：『豹牙歪嘴，騾穀杯斜嵌蚌蛛。』

一清客書門對曰：『心中無半點事，眼前有十二孫。』有人續其下曰：『心中無半點事，『兩年不曾完糧』，眼前有十二孫『六對未曾出痘。』』

古對以文字分合者，如：『鉅鹿觸槐，甘作木邊之鬼；豫讓吞炭，終爲山下之灰。

』『奴手爲拿，已後莫拏奴手；人言是信，從今休信人言。』『半夜生孩，子亥二時難定；百年匹配，己酉兩命相當。』『人曾做僧，人弗可以爲佛；女卑爲婢，女又可以爲奴。』。皆佳。——堅瓠集——

蒙師夏月偶思食茄，因吟云：『時新茄子滿園間，不與先生當一餐。』其徒歸述於

母。遂朝夕以茄爲供。先生又苦之。續云：『誰料一茄茄到底；呼茄容易茄茹難。』此句俗諺，用之恰當，是皆可助尊俎間掀髯捧腹也。——硯田詩笑——

吳中有一老，故微而貧窶。初弄蛇爲生。其長子行乞，次子釣蛙，季子謳采蓮歌以乞食，晚致富厚。一日其老聚族某曰：『吾起家側微，今幸饒於貲，須更習文學，方可振家聲也。』於是延塾師督令三子受業。踰年塾師時譽諸子業日益。其老乃具讞集賓，延名儒試之。名儒至，則試以偶語。初試季子云：『紛紛柳絮飛』。季子對曰：『哩哩蓮花落。』繼試仲子：『紅杏枝頭飛粉蝶』。仲子對曰：『綠楊樹下釣青蛙。』卒試長子云：『九重殿下，排兩班文武官員。』長子對曰：『十字街頭，叫幾聲衣食父母。』其老竊聆之。咤曰：『阿曹云云，猶舊時所弄蛇家語也。』——明耿在倫權子——

聯語 四

韓縝爲秦州，以賊殺不辜去官，秦人語曰：『寧逢乳虎，莫逢韓玉汝』。孫臨最滑稽，或問『莫逢韓玉汝』以何對，臨曰：『可怕李金吾』。——仇池筆記——

清制殿試一甲二甲進士，賜進士出身；三甲進士賜同進士出身。凡賜進士出身者，除一甲一名即授職翰林院修撰外，其餘入翰林院者，皆授職編修；惟三甲進士入翰林院則授職檢討。曾文正即以三甲進士授職檢討者，文正嘗以爲憾，並忌言賜同進士出身字樣。一日文正至友人處正值友人看伊如夫人洗腳，文正嘲之曰：『看如夫人洗腳』，當作何對？友人應聲曰：『賜同進士出身』，飛妙對乎？文正大慙。

一生以潮銀市物相爭。適郡守過，聞知出對云：『使假銀，買真貨，弄假成真』。生應聲云：『遇凶徒，見吉星，逢凶化吉』。守即釋之——堅瓠集——

無錫人作平湖令，有才而簠簋不飭。巡方將劾之，憐其才，出一聯云：『平湖湖水水平湖，未罄所欲』。令對云：『無錫錫山山無錫，空得其名』。得以免劾。——堅瓠集——

韓襄毅（雍）巡按江西。詢死獄，忽誦句曰：『水上凍冰冰積雪，雪上如霜』。久不能對。一囚冒死對。韓曰：『能對貧汝死。囚曰：『空中騰霧霧成雲，雲開見日』。韓稱善。果爲減死。——駒陰元記——

山陰張倬，景泰初爲崑山訓導。年雖少以聰敏聞。典史姜某嘗戲倬曰：『二十三歲小先生』。倬應聲云：『三五百觔肥典史』。——菽園雜記——

浙江花提舉與鄞縣學官顏某交往。後花陞僉事提舉，至鄞，以舊誼，戲出對云：『鷄卵與鴨卵同巢，鷄卵先生，鴨卵先生』。顏應聲曰：『驢兒與馬兒並走，馬兒蹄舉，驢兒蹄舉』。

明有卓提督駐郡修蒼世英堂武廟，恭撰楹語曰：『忠義勇謀，志高安天下；英名一世，成佛萬古傳』。又演戲作對：『文官百姓，喜的是風調雨順；武將兵丁，樂的是國泰民安』。質于學使萬公，萬重拂其意，借贊之。中營某請再斟酌，卓怒曰：『吾已就正文宗，而汝嫌玷疥耶』？某口張不能言，遂以金作字，丹漆煥然。翌日校射樂亭，名臥虎亭，又作聯曰：『文武盤桓國家事』。屬對未得，環顧左右，有侍卒跪對：『開弓射箭樂太平』。大喜稱工，亦倩人書之。今皆儼然懸掛。

嚴間樵曰：道光癸未甲申間，余以會試留都，暇日輒製新曲付梨園歌之，傾動一時。彼中人多有以師事者。余嘗有句云：『偶緣我作逢場戲；竟累人爲舉國狂』。紀實也。

。一日逢余初度，羣優畢集，同人戲以『桃李門牆』四字書扁爲祝。余笑曰：『既有扁，可無對乎？』因大書一長聯云：『儒爲戲，生且淨丑外副末，呼十門脚色，同拜一堂，重道尊師大排場，看破世情都是戲；學而優，五六工尺上四合，添兩字凡乙，（平）共成七調，唱余和汝小伎倆，即論文行已兼優。』同人爭賞之。——梁茵林楹聯續話——

一生員爲人代倩，事發荷校，百計求脫不能得。因訪健於刀筆者苦祈之。其人曰：『此當以風雅動之。』於柳上書額曰：『瓊林獨席』。又書聯曰：『坐破寒毡，從此漸入佳境；（與架頸同音）磨穿鐵硯，而今才得出頭』。學使見之，笑予省釋。

季時菴廣文（恩沛）文筆瀟灑。教授蘇州時，自撰大堂一聯云：『掃雪呼僮，莫認今朝點卯；轟雷請客：都知昨日逢丁』。凡司鐸者，皆當爲發一笑粲。——梁茵林楹聯續話——

李合肥帥北洋時，淮軍舊部晉謁求位置，合肥色霽禮恭，則其人決無望，經合肥罵詈斥辱，大呼滾滾者，則明日檄下，得差委矣。因有人戲曰：『一字之褒，榮於華褒』。衆大笑，苦無所對。時有某縣令私其傭媼，媼謀諸本夫，僞逃，令其夫脅劫縣官，向

之索人。縣官不爲動，媼夫遂索緣拜其刑幕間策；果得錢者，則請上其半，刑幕許之，一日席間，論及主人私傭婦；婦遁，律宜坐主人，則僞引律例以恫喝之。縣官大恐，因問曰：『果有是者，厥罪如何？』刑幕曰：『不過出口耳。』縣官因以二千金授媼夫，求平其事。於是遂得句曰：『彼婦之走，可以出口』。聞者絕倒。——畏廬瑣記——

林希村最，閩人，精博，能爲駢文，詩學七字，大鼓洪鐘，別於時派，故多不傳。林嗜酒，好雅謔，嘗謂余曰：『烏拉喜崇阿』，余再四思之，不得對，只有『於緝熙敬止』爲天然之偶。余笑以爲謬，希村曰：『烏拉喜崇阿，五字，作五頓讀；而於緝熙敬止五字，亦可作五頓讀，寧非天然之偶，座人皆笑。一日，余在友人席間，舉此爲言，適有歐君幹甫者在座，人恒呼曰：『歐幹翁』，有李姓言曰：『歐幹翁三字頗不易對，余不期失聲曰：對『亞支奶』。』舉座爲之捧腹。——畏廬瑣記——

趙亮熙，字寅臣，蜀人也。趙以烱，黔人也。亮熙典試貴州；以烱則典試四川。有人戲出對句云：『黔趙使蜀，蜀趙使黔；同是六品官，一部曹，一殿撰』。一時對者無人。已而趙亮熙復與蒯光典同爲試官，沿道罵詈，自試事竣；至於復命，罵猶不已。遂

有人偶以對句云：『正考罵副，副考罵正；並行萬里路，兩夥計，兩冤家』。此對專爲蜀趙發也。趙狂愚可笑，多如此類。——畏廬瑣記——

孫藩使合中太翁爾周，宰浙時，獨行杭州城外荒村中，一望土冢纍纍，見粉牆即往索茶，一小婢舉竹椅出令坐，捧苦茶一盞飲之。須臾去，呼之不出。見門上一聯云：『兩口居山水之間，妻忒聰明夫忒怪；四面皆陰燐所聚，人何寥落鬼何多』。——茶餘客話——

梅聖俞以詩知名，三十年終不得一館職。晚年與修唐書，書成未奏而卒。……當其初受勅修唐書，語其妻刁氏曰：『吾之修書，可謂獼猴入布袋矣，』刁氏對曰：『君於仕宦，何異鮎魚上竹竿耶？』聞者以爲善對。——歐陽修歸田錄——

弘治中刑部主事德清吳從畝（江）差還復命。鴻臚寺官語之曰：『正選通政，聲音要洪大，起身不要背下。』至選日吳果努力高聲，又橫走下御街。孝廟爲之解顏。楊郎中茂仁作一對諱之曰：『高叫數聲，驚動兩班文武；橫行幾步，笑回萬乘君王。』

嘗聞呂徐兩姓結姻，呂爲女家，過徐門後，即傳其佻達無行。而徐氏子亦好邪遊，

不務正道。遂有爲之語『呂氏姑娘，下口大於上口；徐家子弟，斜人多過正人。』又有潘何二姓議婚，蹇修語潘曰：『彼家雖貧，亦不賁聘之多寡，惟望有吃飯耳。』潘固富，謂蹇修曰：『斷可免飢耳。』潘又遣媒告何曰：『妝奩聽便，惟望生子爲嗣續計。』何女固宜男相者，遂訂婚。及吉期，有親懸一聯於洞房，句云：『有水有田方有米，添人添口便添丁，』此皆拆字爲對也。

萬歷中湖廣張孝廉某，奸李屠兒之妻，方執手調笑，屠兒適歸，鎖閉其門，用杖擊孝廉脛。哀求得脫。告屠兒於官，稱『往渠家買鹽被毆。』縣令已悉前情，乃置一聯於狀尾云：『張孝廉買鹽，自牖執其手；李屠兒吃醋，以杖叩其脛。』

會稽有富人馬生，以入粟得官，號馬殿幹。喜賓客。有姬美艷能歌，時出佐酒。客有梁縣丞者，頗黠，因與之目成。一旦馬生殂，姬出，梁捐金得之。它日置酒觴客，陳無損益之在坐，酒酣，舉杯屬梁曰：『有儂語奉上：』梁諦聽之。即琅然高唱曰：『昔居殿幹之家，爰喪其馬；今入縣丞之室，母逝我梁。』一坐大呼笑。——齊東野語——東坡一日語劉景文云：『一則仲父，再則仲父；』以何爲對。劉云：『千不如人，

萬不如人。』坡爲絕倒。——游宦紀聞——

莆田郭蘭石太史，（尙先）以名翰林居編修，十二載而不遷秩。京師人呼爲金不換；以編修戴金頂故也。天門蔣笙陔修撰，（立鑄）在館十年不除一官。人號石敢當；以修撰戴的石頂故也。『金不換；石敢當。』亦是絕對。

某秀才與某教官素相狎，教官出對句云：『老秀士，窮秀士，老當益壯，窮且益堅，老壯窮堅秀士；』時教官二子在側，秀才對云：『小世兄，大世兄，大則以王，小則以霸，大小王霸世兄。』

楊畏字子安，巧於趨避，世號楊三變。薛昂字肇明，在政府和駕幸蔡京第詩，有『拜賜應須更萬回』句。太學中呼爲薛萬回。薛守洛師，楊閒居洛下。一日府宴，惟楊一人至，或問幕官今日何無他客，對曰：客甚易得，難得此好對耳。——曲洧舊聞——

柳機，柳昂，在周朝俱歷要任。隋文帝受禪，並爲外職。時楊素用事，因文帝賜宴，素戲語機曰：『二柳俱催；』機應聲答曰：不若『孤楊獨簪。』——世說新語補——

紀曉嵐中表有牛稔文者，其子坤娶婦。紀贈一聯云：『繡閣團圓樂同望月；香閨靜好

對彈琴。』牛大賞之。明日紀來賀，指此聯曰：『吾用尊府典故如何？闔座乃爲之捧腹。

劉放博學有俊才，然滑稽喜譌玩，屢以犯人。熙寧中爲開封府試官，出臨以教思無窮論，舉人上請曰：『此卦大象如何？』劉曰：『要見大象，當詣南御苑也。』又有請曰：『至於八月有凶何也？』答曰：『九月固有凶矣。』蓋南苑豢馴象而勝帖之出，常在八月九月之間也。馬嘿爲臺官，彈奏放輕薄，不當置在文館。放聞而歎曰：『旣爲馬嘿，豈合驢鳴。』——魏泰東軒筆錄——

王景亮與鄉里仕族浮薄子數人結爲一社，純事嘲諷士大夫；無問賢否，一經諸人之目，無有不被不雅之名者。嘗號里爲豬嘴關。元佑間呂虎卿察訪東京，呂天姿清瘦，每說話輒以雙手指畫，社人目爲說法馬留。時邵篋以上殿泄氣，出知東平，邵高鼻圈鬚，社人目爲泄氣師子。王景亮又從而譏爲七字對曰：『說法馬留爲察訪；泄氣師子作知州。』惠卿大銜之，因諷部使者發以他事，舉社皆齮粉矣。蓋口之爲業，非獨發人陰私，敗人成事，賈憎斂怨，禍亦及之。——李昌齡樂善錄——

邊人傳誦一詩云：『昨夜陰山吼賊風，帳中驚起紫髯翁；平明不待全師出，連把金

鞭打鐵驄。』有張師雄者，西京人，好甘言悅人，晚年尤甚。洛中號曰：『密翁翁。』出官在邊郡，一夕賊馬至界上，忽城中失雄所在，至曉方見師雄重衣披裘，伏於十窟中，已癡矣。西人呼土窟爲空。尋爲人改舊詩嘲之曰：『昨夜陰山吼賊風，帳中驚起密翁翁；平明不待全師出，連着皮裘入土空。』張亢嘗謂密翁翁無可對者。一日亢有姪，不率教令，將杖之，其姪方醉，大呼曰：『安能撻我，但『堂伯伯』耳。』亢笑曰：『可對密翁翁，釋而不問。』——魏泰東軒筆錄——

王丞相（安石）喜諧謔，一日論沙門道，因曰：『投老欲依僧。』客遽對曰：『急則抱佛脚。』王曰：『投老欲依僧，是古詩一句。』客曰：『急則抱佛脚是俗諺全語，上去投，下去脚，豈不的對也。』——劉放中山詩話——

鄒之麟，王象春有才而輕，爲世詬厲。一日同遊西山，談及韓敬及湯賓尹皆不喜之。鄒爲對偶云：『敬字無文便是苟，』方在沈吟欲續。王忽云：『林間有點不成材。』謂湯號霍林也。以人名相戲，未便失之輕薄耳。

果益亭將軍由四品宗室入翰林。自言四品宗室中，有胸中甚不了了，而口才頗佳者

。或嘲之曰：『胸中烏黑，嘴明白。』余爲代對曰：『腰際靛黃，頂暗藍。』以靛黃對烏黑，暗藍對明白，皆極靈活。衆爲之解頤。近年有因英夷之擾，捐輸得花翎者，或嘲之云：『頭上有情飄翠羽；胸中無策退紅毛。』語含譏諷，巧合自然，亦紀實也。

有一田叟，攜其子耕作者，值雨至，將釋耒而歸，命其子屬對曰：『淫淫雨至，難耕南畝之田；』適有一客徘徊田畔，遙對曰：『泥濘途遙，誰作東家之主？』叟因邀其至家避雨。語家人曰：『客已至矣，庭前整備茶湯。』客對云：『賓旣來兮，廚下安排酒席。』叟曰：『不嫌陋屋小，略坐片時。』客對云：『且喜華堂寬，何妨數日。』旣設席，飲至夜深，叟曰：『譙樓上瑟瑟，鏗鏗鏗，三更三點，正合三杯通大道。』客曰：『草堂前，汝汝汝，我我我，一人一盞，但願一醉解千愁。』叟請客就寢曰：『匡牀已設，今宵且可安身。』客曰：『主意甚殷，明日定留早膳。』次日客先起，叟出，見其磨刀，詰之曰：『借問嘉客，何故撻刃而磨？』客曰：『無故擾東，定當殺身以報。』叟驚曰：『倘死吾家，未免一場官府事。』客曰：『欲全我命，必須十兩燒埋錢。』叟入內移時，捧銀進曰：『首飾湊成十兩。』客稱之曰：『戔頭尙短八錢。』因揖別。

，叟送之門曰：『千里送君終一別。』客曰：『八錢約我必重來。』叟笑曰：『惡客，惡客，快去，快去。』客謝曰：『好東，好東，再來，再來。』——梁章鉅浪跡叢談——

杭州有師徒五人，師刁巧，每與徒爲難。實則師拙而徒五人均慧也。一日同赴省試，至大關，而關已閉，師徒互相怨。師曰：有一對，你們如對得，則我認錯；否則仍你們錯也。師出對云：『開關遲，關關早，阻過客過關。』徒應之曰：『出對易，對對難，請先生先對。』師用本地風光，此亦本地風光。師大窘云：命你們作對，偏即以對糾纏，且拉到我身上，不準，仍再對之。師意必無能對之者。忽一徒云：『讀畫易，畫畫難，推作家作畫。』師大驚異。更欲難他徒以自解。又一徒云：『鬆扣快，扣扣徐，惟侍兒侍扣。』師曰：尚有二人未對，冀以分過。其一徒曰：『停磨逸，磨磨勞，僱幫工幫磨。』末一徒云：『聽唱寂，唱唱喧，惟解人解唱。』衆徒請師對，師曰：非我不能對，盡爲爾輩先占去也，現真無可對矣。衆徒曰：我們代師對之。句云：『止扇熱，扇扇涼，令長隨長扇。』師仍支吾曰：關對畫不類，對扣扣，磨磨，唱唱，扇扇，均不類。必須另對方算得。衆徒云：『掌印官，印印僕，有管家管印。』類乎否。師曰印與關

雖類，尙差一線。衆徒久之又斟酌合成一對云：『設渡費，渡渡廉，便快足快渡。』以渡對關，未知可否？師大漸語沮。

陳繹晚爲敦朴之狀，時謂之熱熟顏回。熙寧中台州推官孔文仲舉制科，庭試對策：言時事有可痛哭太息者，執政惡而黜之。繹時爲翰林學士，語與衆曰：文仲狂躁，眞杜園賈誼也。王平甫笑曰：『杜園賈誼，』可對『熱熟顏回。』合座大哂，繹有慙色。杜園，熱熟，皆當時鄙語。——魏泰東軒筆錄。

朝廷嘗遣使高麗。彼以一僧館伴，宴會中行令云：『張良項羽爭一傘，良曰『涼傘』羽曰『雨傘』。』我使曰：『許由晁錯爭一瓢，由曰『油葫蘆』錯曰『醋葫蘆』。』

唾玉集

咸學士（澗）美髯。院中呼『咸胡』。與陳司成（鑑）會宴投漆木壺。陳顧咸曰：『咸胡投漆壺，眞胡也，假壺也。』咸應聲曰：『陳鑑看臣鑑，善鑑歟，惡鑑歟？』

山樵暇語

惠安歐知縣（炎）與泉學趙教諭某飲酒，知縣將教諭姓氏爲聯云：『趙先生飲酒，一

走便消(宵)『教諭亦將知縣姓答云：『歐大尹徵糧，合區全欠。』

蘇士金用元善戲謔，詩歌俳語，頃刻立就。一日在文衡山齋中晏集，語侵蒙師潘某。潘愠謂曰：『吾有一語，能對廿偈』。因曰：『王大夫昆季築墻，一土蔽三人之體。

』用元即曰：『潘先生父子沐髮，番水灌兩牛之頸』。滿座大笑。

歸安沈筠谿，少絕敏穎，弱冠補博士弟子。與弟偕出，時風雨暴作。遇陳方伯兄弟於邸。方伯戲曰：『大雨沈沈，二沈伸頸難出。』沈即答曰：『狂風陳陳，兩陳搖尾不開』。

堅瓠集

明戴大賓年十三魁天下。考科舉時，同輩見其年少，謂曰：『小朋友就要做官；做到何官？』答曰：『閹老』。衆戲出對云：『未老思閹老』。應聲云：『無才做秀才』。衆哄笑，知反爲所傷也。

嘉靖間御史毛汝礪(伯溫)公宴時，承差斟酒大溢。毛曰：『承差差矣乎？』邊廷實(貢)時爲副使，應聲曰：『副使之也』。相與大笑。四字上下各異音，天然的對。

胡梅林(宗憲)在浙招致諸名士；如徐文長(渭)輩皆在幕中。一日胡與一尊官周姓者

飲於舟中。執壺者偶失手，傾其酒。周忽出對云：『瓶倒壺（胡）撒尿』。蓋胡素有失溺之疾；故嘲之。胡一時無以復。左右急傳入幕中即對就：私達於胡。及發船，故令舟人以舵作聲。胡乃曰：『吾有對矣！』舵轉舟（周）放屁。』對既工，適足答其侮也。有合肥知縣；瘦且骨立。直指戲曰：『合肥知縣因何瘦？』一時未有佳對。適蕪湖典史以解務至。其人多鬚。尹一見即云：『蕪湖典史怎多鬚。』直指笑而賞之。

蔣靈幼聰慧。一日與父友武官者同遊佛寺，指殿上佛田對曰：『三尊大士，坐獅坐象坐蓮花。』靈對曰：『一介書生，攀鳳攀龍攀桂子。』出寺，武官部軍牽靈衣問曰：『適對何句？』靈曰：『我對』一個小軍，偷狗偷貓偷芥菜。』其敏於調戲如此，一日其祖攜遊佛殿，見靈跳下塔級曰：『三跳跳下地。』對曰：『一飛飛上天。』

——挑燈集異——

永樂時尙書某題詩於寺，一僧和之。後尙書至寺詰究曰：『我不即罪汝，但出一對能對恕之。』云：『和尚和尚書詩，因詩言寺。』僧不能對，候解縉入朝求救。縉曰：『候我回朝。』代對云：『上將上將軍位，以位立人。』和尚回對。尙書已知其必解學

士句也。

前此都下工部衙門災，尙書金公，合匠民大治之。有人出對句，以五行分按之。句云：『水部火災，金司空大興土木。』時無能對者。後此有某舍人，自南方來，人極豐肥，自矜爲南人北相，終身貴不可言。於是輕薄子，即取爲對句曰：『南人北相，中書公甚麼東西。』見者大噱，舍人無如何也。——畏廬瑣記——

崇禎甲戌科屈伸，曾亨應二人各以其姓舉古人相謔，曾曰：『屈到屈原，都爲他屈天屈地。』屈曰：『曾點曾西，好似你曾祖曾孫。』

太倉王相國揆之督學浙江也，取士公平，人有窮通翁之謠言。所取皆寒士宿學而能文者也。後湖北李某，來督浙學。不喜典重文字；好取短篇。士之美秀者，拔置前列；貌不揚者，雖已入彀，必摘其文中疵累黜之。時有謠云：『文宜淺淡乾枯短；人忌鬚麻胖黑長。』

李芋仙少有才名。工詩詞。集成句對，不煩思索，脫口而出。嘗客游河南。周翼庭太守，方居祥符，因述在都時集句贈諸伶，皆暗藏其名。翼庭曰：若吾號不易對。李曰

：何難，即舉長恨歌一語曰：『在天願作比翼鳥，』良久不言，客亟詢之。李以手拍其股曰：『隔江猶唱後庭花。』舉座大笑。翼庭不悅。後李行時，所贈甚薄。李告人曰：爲一對巧對，換我三百金也。

予（俞弁）往歲與張堯臣遊虎丘竹樓禪房。酒酣堯臣留句壁間。予和云：『松竹陰中鶴鷄墮；翠微深處僧房開。』別後有客戲曰：『以鶴對僧，受其侮慢。』僧愚，遂塗滅鶴鷄二字。予再往，見之。戲作一聯曰：『方杖削圓甘露祖；清詩塗滅虎丘僧。』世間事未有無對。與客一笑而罷。——山樵暇語——

楊平舟（棟）以樞掾出守蒲陽，劉克莊（潛夫）弟希仁，俱以史官里居郡集寓公王曜軒（邁）戲之云：『大編修，小編修，同赴編修之會。』合村（潛夫號）云：欲屬對不難，不可見怒。王願聞之，乃云：『前通判，後通判，但聞通判之名。』蓋王凡五得倖而不上云。——齋東野語——

陸文量（容）參政浙藩，與陳啓東（震）飲。見其寡髮，戲之曰：『陳敎授數莖頭髮，無計可施。』啓東曰：『陸大人滿臉鬚髯，何須如此？』陸大賞歎！笑曰：『兩猿

截木山中，這猴子也會對鋸。(句)『啓東曰：『匹馬陷身泥內，此畜生怎得出蹄(題)』

郡中(長沙)某明勳臣之後門首有扁，『大參戎第。』一日偶會飲，客謂余曰：『子構求瑣言雜說，曾見咄咄夫一夕話乎？』余曰『慕之而未見。』客曰：『集中載廁事甚多，如意廁賦語，繁不復記。其題園門對云『古人欲惜金如此；莊子曾云道在斯。』又『虎子難同器，龍涎不及香。』又『莫道輪迴輸五殺；可儲筆札賦三都。』又『納垢含汙知大度；仙風道骨驗方腸。』又『爲文自昔稱三上；作賦於中可十年。』又『撫署園門曰『但願生民無殿屎；不慙宰相受堂餐。』又『官司不令多中飽；燕飲應知無後艱。』皆帖切不可移易。』余曰：『既有對，不可無扁。』客曰：『有。』余問『云何？』客曰：『大參戎第。』坐客無不撫掌。主人亦不覺失笑。——堅瓠集——